司成遺翰

司成遺翰卷之三目錄

司成遺翰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與羅仲山通政

自入南中數歷半歲音塵未由達然念未嘗不之也南中山水佳麗果稱勝遊僕甚安之顧老親殊不樂此從行者亦皆思歸意頗戚促會家兄與表兄三人者至旦夕且扶老親及從行者俱西以順其欲慰其思既去則僕乃獨旅矣君子出而應世至離弃骨肉以狥仕宦之榮不數為人少選之間僕亦投跡去矣

僕顛毛種種漸成一翁人間萬事視如飄瓦茍幸乞身岩穴當令白髮却埽除也客懷縈夢卒卒不可具更欲傾寫来也

與艾西麓都憲

往在里中再枉翰教眞愛可徵自入南中數思托致區區不得順毛然念未嘗一日不之東垣下也日来虜警少息恐故令吾怠而突出之也公東北長城其加念備矣夫復何言第時事紛異漕舟復不通齊秦之民並困于食秦中米價斗二錢此不可不軫憂也

鄉里衣冠居南中者絶少旅抱種種無從傾倒但騁
憶高明登臺神馳耳舊侍吏囘京附申遠念若此猶
不具十一也

與瞿師道殿講

三月中得足下遷轉消息夫詞林官累至講讀尊重
矣今所異足下者唯續學慱聞究識今昔之故異日
者歷華要濟時艱當有聲稱不徒擁虛號也鄙人齒
年與足下同然顧早衰今顛毛種種漸失故吾用是
罷廢舊業淡視宇宙往年志狂膽巖思欲唾手豎功

名今付之無何有矣枯木朽株能爲用哉故欲足下
勉之耳祈鄙人入南中世固請老親與俱居五月餘
老親不習其水土每食減一器形貌減削家人在侍
者遽病遽輿躭臲而不安鄙人甚苦之會從兄以壽
老親至因輿老親而西諸在侍者皆從迄今獨鄙人
一身在盖閬寂甚矣鄙人自從宦來所如與老親偕
乃今析而爲兩如中情何然所以爲者今冬方謀改
先人兆居無何且跽請假歸畢我夙願不出半歲復
得侍顏色故忍送老親往耳然每一念至未始不骨

驚心折也頃聞令堂老夫人尚在常熟足下可且緩

思鄙人形跡單子沉憂萬端胡寧不戀戀我每見鳳

竹徐公為道康吉為慰南中熱異甚向令老親不去

在此何以堪之此區區私幸也

與敖夢坡司成

適見邸報以公為天下師甚符群望南中縉紳大夫

之屬靡不呀然一口以為然也顧近世講學之士往

往托跡于有道之門實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者今公

負聲有道非一日矣而又在師位士以講學來者安

得拒之第猶須别蒼素耳僕禎自前月别老親于江上家人在侍者皆去乃兹塊處寂寥歸念時作非薄榮禄誠夙有先人之大事未終畢也頃之且當有請風便卒卒布私知此諸惟亮在幸甚

與尹洞山宫允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屬咸為僕稱南中壬子録若是其美好也僕在塗時人有饋南中録者從車上一讀之未得詳悉乃復索録再三讀則變色嘆以為録美好若是諸大夫言猶尚未具也即如策中

論兩都事甚辨則沉沉有至計隱忠焉彼淺鮮者安知乎又諸在録者盡拔吳下名雋不遺一珠吳下人稱服僕往往聞之詞林以主試為榮舊矣如公事事震焯光燭江表者蓋未可數睹也江海羈孤鄉心時發第嫌于李下不敢言頃之且有請也公出入鳳池綽有佳致句湔祓囊中幸以惠教遠人也

奉王大廓先生

自楨入南中無幾何時即聞翁晉秩司寇都人或籍籍頌傳以為且當不寬焉楨得之甚喜然不值便抱

臆不得申久之奉有咼翰来祇益重楨罪耳其後每見令器長公則問北去人有不長公輙辭以為無有遂蹉跎而抵于今尺書不至唯門下幸以亮區區也方今天下之患北絓于胡南困于倭若是者何也不直卒弱力纖亦將事之臣未也如翁既負宿望又諳兵謀誠使孰事君子亟請于　上授之節鉞于南則海波立澄于北則塞烽坐銷可也顧令理案牘論平反非其望矣楨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以不習水土早歸家人在侍者皆從令惟一身在此耳自

度卒之安稗徒令母子相思苦耳少選且欲請告當更具所私也

與孫季泉少宰

鄙人頓蓋自去歲十一月至南中今春湖鷹將起擬附書報門下屬闕公使楚遂止然念固悠悠往也公令子二郎登第本乃茂才乃南中縉紳之論嘖嘖然以為天佑德門焉蓋嘆其盛也頃有傳者云公徙貳天官即柄不在握然得論辨人材嘿坐觀其成斯但可以脱是非非所以闢賢路也鄙人度即異日靡所

建塈故與知已言特深期之爾老親居南中不習水
土又絓于愛女日夜思歸會從兄来因輿而歸矣楨
身跡孤孑既鮮兄弟之聮又乏糞土之息自宦遊且
二十年老親未嘗不在行今老親年七十衰暮矣峪
洛言倦游為人子至拂親志逐世俗之榮不得比為
人居無何亦且請告焉實念桑榆非薄圭組疏至幸
公為遂之也南中川嶺佳麗每一臨眺輙有俯仰之
嘅獨不能賦一詩償之山靈或竊笑之也今来見者
余子楨所舉士也因附書北若欲論辨人才則余子

者當首先論者也

與王庠夫戶部

北客至南中得公所貽書戚戚之念不啻骨肉讀之惻然矜僕抵南中甚不習其水土既久乃漸習焉乃者親一不習輙思歸去不肯斯須留遂與之西諸不習者悉遣之從其不習甚者又或溘亡扺今獨僕一身在耳旅懷甚惡日惟故山之思頃且遣使上書乞畢依劉之願乃聞邉關告急梁宋之郊每多白骨當斯之際百司皇皇咸釋去簿書講戎馬之略僕其可

言歸邪須其定乃圖之以遂吾志焉

與禮部王子

僕至南中南中山水以佳麗稱者數十區僕居且決歲不能歷一二焉可以觀羈人之况矣足下吳人也吳中遭倭夷之創特甚客自北来者云足下思吳而悲苦爲語曰代馬嘶風越禽戀枝亦各其志也方今天下多故足下瑰奇非常又生長闔閭之國習聞用兵制勝之算茍賭上計亟草奏行之庶以捄焚溺也僕且欲作歸人矣乃復喋喋言事若此以爲群鳥共

林風雨鳴號𡚁囿爲王臣乎足下毋謂越俎也

與門人柳大行

使来言執事次江浦羇逆旅之間乃猶沾戀區區至枉問訊此之爲情深重矣鄙人顛毛種種頹然且暮卒之安所裨補計宜早自引避獲保平生語曰宦猶海也百險備焉乃自古記之矣執事吾鄙人之知已也故瀝腸道之豈可語他氏哉執事負節士之槩扶達人之識明日晋列諫垣典論議之司爲　國家定一是推邪慝彼其時鄙人雖守丘樊幸竊聞之有快

心焉惟執事勉之而已世塗多岐蓬蹤頻轉與二三君子相睽久矣念至輒為悽然其見諸君為言鄙人思慕甚也江介羈孤有懷未悉長江日夜客心共之古人之言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正此今日瞻望之衷也具有不珍之幣用備行李附使還報其貽吏侍三渠公與給諫薇田君書皆余之鄉中人可令使者分致之也

與林平泉太史

去年夏曾脩牘申悃并謝所以眷行子者甚厚比牘

至燕乃公以得請南矣牘留瞿子期達之公所抵今
果得達之不也牘所具者大都明交道世情有今昔
感慨之私焉如徹公覽可以知吾言所指矣僕今客
南中半歲久矣從雲間士大夫知公在憂服中然不
得挐舟往訊之如中曲何雲間人稱公居憂守禮甚
謹僕不以為異乃其平生素節尺寸必矜矧茲大閑
又安肯踰越我矜僕入南中也奉老親與偕乃老親
不習其水土固思歸復與而西因念老親年逼桑榆
又僕獨子乃分而為兩昔人所謂魂往形留者也居

頃之且謀䟽告退依華山畢敍永之願焉人有志適之則安强親所不便以遂世俗之榮與背親遠遊日作擦眉人斯謂之適志不乎斯懐以語他人將指為誕惟惠子知我故及之云具有書幣在別札見區區之忱并以訊令弟先生瞻望誠久未之能睹識也

與薛方山同年

使還得公書乃知既已登壇柄事一新號令矣僕未嘗遊上郡五原之地然知其為近塞光景頗牢落與内地殊第豪桀出世且欲立功絶域之外正不宜置

苦樂于此間也来示登歷十律種種見胸臆不厭繁多僕今著在壁間時倚几坐讀焉足當一遠游也往既許序公集矣雖季布無食言而陳榑顧苷臥常一月不理紙筆坐此乃久閣適奉督命立當驅策畢役矣臥山中甚適柰何又令山人起乎節月向暑將無觸暑炎諳耶出處兩迷中曲如醉嗣當更布之也

與孫季泉少宰

往余進士過吳中附言申致區區當必至于左右茲而紹興韓推官使者過發書則推官奉其母至任並

不習其水土疏請改除因其情也不知于例得否韓推官書云者母年六十餘見存牙齒止得六箇所賴以養生在麥或菽粟而此地皆無則廢老母飲食矣遂乃侵尋病羸形貌減損家人無小大皆病相次呻吟日夜不休詢以此愁痛於邑精神因之弗振雖強力臨政然非其志也僕觀其詞苦其情真且有契于余中為悽悽者久之推官僕門人也因請說于公公貳銓曹當樞要能令推官果其願故誠使囬遠其道過吳中言私耳日前海寇横甚吳越大縣半遭殘傷

既犯餘姚乃禍中于一家何也西北之人不堪南中蒸暑纔一握筆揮汗滿把有懷不盡吐居無何有人来請告為披寫之焉

答毛小江太守

祊僕既濫詞曹即知大倉有三江毛翁者故大宗伯剛正不詭人也實恒竊慕之以為生不幸不及睹其人得睹其文可矣頃入南中偶與足下會其風神矩度一脫近世緣飾之態私甚敬之問之則故大宗伯三江翁孫也語曰是父是子僕亦曰是祖是孫矣已

即惠三江翁集厥詞甚雅俄而檄至以足下守柳州
遂乃別去柳州誠險遠然甚宜賢者之治所謂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也足下里中士以贈言屬僕僕業已
受令而不立就者有由也頃之且就矣豈有食言漢
季子戎使者持足下翰既來具悉眷懐且藏之須日
以復焉使言大倉兵發特甚僕為震痛者久之大倉
大家盡避難姑蘇城中若是則弃大倉矣執事君子
竟聽之弃乎亦將謀與驅遂安定之也僕守在筆扎
不當言他事以足下大倉人故及之耳使者取報殊

遽卒卒附謝如此誠未之具也

答門人余進士

今别來三歳矣鄙人髮種種變矣童年謬不自量思爲踔厲古今之事探穴藏山之指到于今悉罷之非志弗振蓋神氣聰明違我去也葢之親老影孤既鮮兄弟之聮又乏糞土之息百憂沓集夙志遂移且又有憂生之嗟焉今雖著跡詞苑第野鳥栖風枝耳頃之且翔去執事况我以作者謂其上薄古雅近變時習是望楚人提走跛驢千里也安有求安有求吳越

壤地相接又帆檣能通即若執事之京能取道江左當為舟中之晤抒夙昔之懷不爾不能伸也執事負器卓犖非衆庸人繼自今奮往即萬里何有焉語曰黄鵠薄天斥鷃伏籬亦各信所賦也使者荷擔取報會鄙人坐他奪不得輙為答乃強留一日予之春来旅抱凌亂傾寫不可具得面乃歴歴也

答門人郭主事

乃者水部丁君至遣使来歸執事書幣他日見丁君則又傳執事所眷眷于不穀者甚勤而期冀瞻注于

不穀者甚鉅不穀安可當此念也竊嘗自量椎魯之性與世寡諧則投之山林為宜乃今驅馳于畏塗之間仰視嶮巇俯臨谿壑且未知所稅駕今不穀執守孤郡曹署既閒骨肉盡遠晝日假寐纔一交睫便栩栩到家山可以見旅況矣執事茂年而負遠志不肯墮躬于靡靡之俗即萬里何有哉惟保持自玉爾增令聞懷悵懷悵

答汪春谷中丞

鄙人積蓋今仲冬始入留都留都縉紳之屬諸嘗與

翁遊者咸咨咨為稱不平以為有賢若此尚猶擯羅辱吻世途誠嶮巇哉居無何翁翰札即至予爾讀其詞直虛舟世故小兒造物視淹速騰抑譆若浮烟昔潘岳傷宦序蹇澁自引為拙翁蓋是矣彼巧宦者何多也已又讀登咏諸什率慷慨悲歌有嘆世憂時之抱不獨其詞之工也鄙人既號稱詞苑決歲以來痛戎馬至郊之事乃悟筆硯無裨遂棄去不理而又不能請纓枕戈慱一旋之勲語云器再徙則壞業再徙則荒鄙人之謂矣翁家兄弟皆楚材楚人重之亦或

忌之此七峰翁所以逐納服也獨令嗣茂才不與計偕可為扼腕閩中録多好詞不知作者為誰然以翁之惠得讀甚慰癸春湖鴈北起南音益阻聞悵惘悵惘

與黎從吾同年

自得為同年客葢二十春秋矣乃今遂轉而集在南中者才六七人耳中間離合之踪與浮沉之况尚言之令人惻然此惟有道者能任之耳僕居南中久計得奉教論歲不過三五亦踈矣今僕既渡江已復作

各涯人矣會面何時黯爾魂銷非飾言也方僕發南中而且欲渡江也辱公眷眷之誼至遠涉郊關而祖之江濆人生世間去住皆客此僕聽驪歌而增悽望行雲而興喟者也僕行次淮北而從者告旋因申謝私若此炎路如焚去念如失兩不相便柰何恐公念遠僕附白之

與曾元山

頻年不晤甫得一奉顏色而輙復離之情其柰何今公行臺居在湖山兩勝之間僕每一造公未嘗不徘

徊顧望沾戀悠悠也嘗私與稱川公約欲持一斛酒伺公有閒則造而賞之且以傳庁語之教焉今僕既渡江前語竟成虛盟矣人間萬事每不如願即一訪友弔勝猶然也矧其他乎行子篏南中時辱公軫念夙昔再臨為別此殆古人執手之義也僕誠甚感焉卒有送僕過淮而遣之還者因附謝私若此江雲回首冉冉神馳

與萬兩溪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此二歲中往来奉公之教蓋

不可勝記總之半涉文詞半涉世故與俗所謂酒席徵逐遞相誇詡以養交延譽者不類也今僕既渡江與公成各涯人矣海內知己屈指可較而汎汎流萍之踪又未知所定此僕所為望南雲而踟蹰者也僕受性愚戇而又復篋中少蓄也度卒之於世安禪頃之又重之以私憂焉茲往且欲圖引却之計矣唯所冀望足下者非耶小也誠謂足下持重舉事輒有効此可以當大任耳毋讓行次淮北炎威益灼灼不能稱行子意指計程再半月始得抵關中既抵關中期

逃跡岩洞且欲畢文字之役脫稿輒覓便致之矣卒至淮北回南中附具夙積若此江天悠邈見面末由唯勉惜景光彌增令德憹憹

與鳳岩公

自僕得奉光儀讀雄篇則私有洒然之懷焉世以文詞為無用之長者非通人語也僕關西鄙儒上之不能通先王之論下之不能撰一家之言獨以命坐文昌濫竽詞曹耳乃足下顧推引大重者何也今僕既渡江即為路中子矣然多與故人遇不得少息斯須

畢文字之役及行次淮北乃始留半餉為之且其詞搆于道旅成于草卒猶之嫫母本陋又值促裝益增其媸也唯足下有以教之耳今從淮北望江南固渺渺絕矣握手何日瞻竚惆然僕茲往且將有終焉之計者親頗年誠不樂遠遊也足下且非上客有問僕行藏者為道區區之況如此云秋風若至幸早戒舟車毋淹

與熊明軒太守

頃者僕過濠梁也其時蓋絕甚暑苦矣乃足下不遠

數十里馳而觴僕于濠梁之上觸炎犯夜從者皆喘喙倦頓矣而竟弗之顧僕何以得此于公也及既渡淮歷諸村市行釆風謠則靡不頌鳳陽公之德者以為往年中原盜起時淮以北正嬰其鋒刃而又值河水沒田民食半殺其能安業者無幾耳向微鳳陽公至淮以北赤赤矣僕以此故仰公愈益甚方泉趙君稱公恭謹周慎此固狀其為人耳未盡其大都也趙君之使者送僕至極境而還因書申謝并具道中攬釆之私若此僕平生不善為佞舌諒不以譽我者為

誣我者也

與王金泉侍御

蜀使至猥承眷翰迺公猶以宿昔之故念逮鄙人古所謂已富麻紵不棄菅蒯此殆似之矣今公雖去關中而入劍閣然關中之民思之如失秦鏡固以為洞見幽潛枉直未嘗淆也乃今詢之蜀使蜀中人復目公為照膽鏡嚴憚之夫車轍所歷輒獲令譽若此誠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于其中有實德焉鄙人蓋絕甚敬之焉鄙人西土所生不諳南中水土居今二歲

強半在病中少選之頃且欲謁謝歸矣竟得如意則岩林長畢矣及公瓜代而過華下鄙人當持山釀一斛于嶽館待之且呼故時父老令望見顏色慰所思也曆書既已拜惠使歸附此言謝并道區區如此云

奉王大廓先生

去歲辱惠報音並及厚幣楨既已感之而藏之矣凡翁所勸諭楨者咸父子之至情骨肉之真誼楨誠顓蒙猶能解此顧所為切切思歸者坐老親就衰而楨乃獨子獨子在外老親在家析之為兩望三千里家

書率半歲一通以令所履即古之宕子俠客輕土好游者間一念之且悽然涕下而況于儒生流也楨幾欲上疏陳私忽又止固以為時俗重北而輕南此人情大都也疏若至或將坐楨有向火之志直用是嘗之耳今且強抑中心之戀脉脉塊處聊觀後事苟令得渡江東西歧路隨所向往誰又其拘束也惟吾師照察之耳南中號稱閒曹然顧多人事竟日在擾擾間以故令器先生殊缺展待幸身親見之當能亮也

與艾西麓巡撫

前有司録公摧虜之功至晉秩三品矣已而復略其
無可柰何之勢而責之以萬不能堪之情仕宦至此
誠可拊心一痛吾鄉以仗鉞事外者凡數人今太華
君已驛歸作神仙中人矣彼趙子者壯年盛氣難以
効時有司奏以且遵養徐俟徵辟宜哉宜哉吾兄身
繫天下之望以故有司論奏不肯解縛幸勉圖策勲
焉塞非江南相望邈絶適安福王公子將適燕道真
定因附此申慰焉若問羈人旅情則大江之水不足
比其長也

答管平田中丞

關中使来遺𬊤以翁之手剌乃因訊翁近履其悉其康強狀甚慰已而謝與槐氏至輙復道康𧺝如其昔時與前語不異顧獨恨胠篋之盜盜所怡老之金數百兩去今捕得之不也語曰善管善藏點賈最良由是言之則翁平生之槩由此益彰又何戚焉往受命序集久矣然稽而不舉彼者坐非客不便南土時在愁病中鄉思旅懐盤欝如結安能効情筆硯間𢦏頃之且圖請告退依華山作終焉之計誠念老親不任

遠游得侍家園供菽水優游至百年足矣宦途悠邈行者難極且其中有嶮巇百折不翔視而直趨鮮不仆焉自期若欲効役固須歸華下日航之彼其時胸鮮俗礙物得縣解乃可說詩附匡鼎之末塵也使告去甚劇不肯斯須留卒卒布悃若此間見西陂老先生石谷老先生爲道惓惓嗣當耑書問之也

與江雲石光禄

自公遷光禄業一歲過矣乃僕不以書赴賀者非志之也坐羈人多思日日望鄉以故人事都絕貽問不

到耳適奉嘉問念離存昔纍纍數百言是益之愧而
重我咎也則何爲解焉亦賴公肯亮區區耳往公守
職方一切戰守之宜悉經决發然由其策卒以保境
無事此之爲功時輩鮮儷至遷秩止若此乃取恒調
居茂才耳非超歷有赫也何以勵投軀之士哉僕私
竊嘆焉頃聞人有上疏論薦將材者滿十人乃遺足
下而不録何也語曰澤居知漁山居知獵各因其所
諳也足下守職方久其諸夷情戎畧叩之將荅取之
囊解即令授鉞登壇指揮諸將直頃刻出萬計耳乃

顧抑而不贅焉於公家謂何老子曰世知我者稀夫知己之難蓋自古傷之矣僕關西之鄙儒也自結髮時誦說先王希心古昔抵于今顛毛種種矣尚猶夫故吾蔑有咫尺之効斯須之譽每見客談烈士之踪輙脉脉動心髀焉誠愧之也枯木朽株度卒之難任則歸念劇與炎炎不可制有頃且欲請告去矣執手何時瞻望婁其

與姚元貞侍御

往于江館別時曾期以鄙詞相贈抵今尚稽焉旅抱

可知矣居無何且欲遣使請告以鄙詞俱往僕與足下訂十年之交不爲新矣而足下按關中之政僕又䏻識其大槩斯文非僕撰之而誰也自僕既送老親歸恒鬱鬱不樂積至今日遂成沉痾之憂今兩耳不䏻聽五步之言左體麻木搔之不覺痛痒此疾作業已三月矣然宦子重祿輕生猶復彊有疾以爲無疾逐逐於衣冠之列所以然者非真不知止也誠慮聞之老親重傷其離抱以故佯示之若無耳然久之且爲大害既已書召一二親屬來若朝至即夕遣之往

令懐疏請告也足下察僕非設必信其無他腸者見昔游諸君為道病客之狀如此方令馳騖榮塗之列孰非聰明彊人者豈有蒙懵枯瘁之夫得玷其行列邪僕所以堅决思罷而不疑者亦自度審也濯溪間公過金陵不肯半日留倉卒附悃不盡委曲

與南叔後吉士

再書中訊南北道阻不得報音恐恐然唯太夫人納壙之期是念適奉翰諭擬以三月六日舉大事焉蓋乘三陽旺氣擁羨門固堪輿家所謂藏聚之說也甚

宜顧僕羈在江表不獲預紼謳之末則誠甚歉焉得翰諭既七日乃即遣使治裝齎文及香帛行戒令先葬期半月抵吾家傳令守家僮辦祭物偕令来使請僕之兄弟輩共之渭南奠焉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此僕今日脉脉之私也鄙人居南中久無日不思歸古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殊未央謂我耳去年幾圖上書請告欲發輙止蓋其時僕同年諸在翰林者悉從遷轉而僕乃請告懼人以我為志啜汁直用是嘗之耳頃之則無嫌將尋前計畢夙昔之願焉度僕歸

路猶當歷商洛藍田圻而入渭再轉而之華下會面有期他不具述也

與郭東野少宰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前僕上書陳情蓋吐出肺腑矣雲霄知己宜莫如公者當能信之顧復寢而不行僕以踬既不行法當戒車以往不謂治行未畢而痰火偶作因而成怔忡之疾于今醫藥在側伏體枕席之間不能出門户任驅馳也乃復解裝罷行焉僕念既會病阻而日月不留期會愈失於法不便

伏冀門下軫愫宿好令僕不及于罪肯一開口于冲翁老先生前得賜題覆俾病夫出處之迹斤斤明白則菽水之願既諧而山澤之癯亦矜矜就健矣此其爲德當與觧縛授筏者同也感佩寧有窮我僕平日善飯今每食不盡一器手足悉覺荏苒無力不能徧候諸故人矣見筠泉翁洞山翁泉南翁三舘兄道此惓惓不盡瞻依之切

司成遺翰卷之四目錄

與姜蒙泉

與閻羅溪侍御

與鄒一山巡撫

與吳自湖

與吳兩池先生

與王柱峰給諫

與陳子貞

與王巨汝曹郎

與廣信傅太守

司成遺翰卷之四目録

司成遺翰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答盧書菴方伯

謭陋如楨世人殆共弃之矣翁尚猶沾戀盖昵于鄉土之私譬之楚人嗜鯖不覺其腥也僕既匿影蘿薜之間不謂世網羈人誰能一割而决乃復抗顏出谷馳驅于風塵之途時時捫心自量卒之安補則亦旋還袀服而已今僕坐歊蒸之疾淹于逆旅期以後三日入内其時得勉造奉教且以傾倒肺肝也

與趙大洲光祿

僕抵京可二十日所而礪峰公至其時竊有聞欲以僕任八月事者乃遂下楗謝客不敢與礪峰公會既竣事乃始見礪峰公因悉足下動靜甚以爲慰世故浮雲蒼素隨目輙變此知道君子所爲泊然者也今以光祿待公者亦稱非據然比之司屬體貌少殊神龍在泥淖蔄徙之川澤其鱗甲且舒舒弗困耳卽不必滄海可也僕伏在山坳閭快足矣檄書相牽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相翺翔焉人有口不能自信

其言有心不能自守其盟又柰何責世人之信吾爭愧慚愧慚倭夷之患未熄江南創殘甚矣有公在彼當必惻然思為振捄之術批擣之略區區所為日夜軫懷抱者獨此故也甫出棘闈即入塵溷中竟日勞勞無休已時百年光景率從荒迷中過矣嘆息嘆息

與敖夔坡同年

今者鄙人楨南徙蓋非意望中事故恒有惕然之懐意公入內與諸君晤當悉其故楨可略弗論也往公之南也楨以為遷官尋常耳藉之歸鄉則甚樂楨今

抵華下誠適志快欲至言遷官則汗下涇涇流及踵也二十年來湖海之交甚衆若公視楨何嘗兄弟乃今南北途殊去來跡背藥言不至于耳則愆咎且及于躬獨柰何不戀戀哉發京時云公尚滯鄉國未起今其時必北矣南中蒸暑茲往適當其威怯而不敢戒僕夫將復遲遲念今秋比士故事開榜日二主考當過翰林問東道主計且忍暑去而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以此徘徊淹頓未有所決幸公一言教之如何年伯母老夫人奉而北來不謹問之

與潘水簾太史

二十年来僕所交游海内之士不可勝數若公者固千人之俊萬人之豪也蓋非獨論才竟相遇未嘗見其有疾顏遽詞而奉躬循執不啻處子此豈近世能數覯哉僕愚戇植性不能周容乃公時時惠顧且萬恒情于其中誠有合邪何惓惓若此也僕今者南徙本以諸公推引之故自省未有當者而公贈別之篇乃失口奬重令觀者惑之以為真有誣石為玉若遇周客毋將貽寳者耻哉既月餘始達敝廬日下怯暑

不能久數便南苟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徃矣才一臨
草撣汗滿把傾寫未可盡俟至南中更布之

與辛復齋京兆

鄙人與足下昔同計偕乃後睽絶不相聞者久之頃
緣足下入領京兆復脩舊好數枉過訊盖生同士氣
同感故離則二之合斯一之也發京時足下所眷眷
于僕者愈益累重誠知念存夙昔不計行子能當與
不如私懐皇亙何竊惟足下具惇大之器擕劇之
才固宜置之近司列之省署乃償所負今官殊不相

當僕以為谷蘭枉芬庭樹稱嘉何者遠與近異也曩
足下伏在山縣見知甚難玆而朝夕乎執事君子矣
何慮乎不振援也一別天涯曷勝瞻望所欲言者又
非從此也

與張南溪翁侍郎

周生至具審翁年雖甚高而筋力風神顧益強盛即
壯夫弗逮此蓋造物乘除以為既位不滿德故加之
筭以相酬耳獨唯公子不永使翁抱殞珠之痛楨為
之惻然而周生復言翁近歲產有二子甚奇異此又

造物乘除以相償也令孫俊才竟當世弓裘目前厄會未可定屈伸也楨今年四十餘且冉冉就頹暮矣猶尚未有息乃茲越在江介離背老親每念一至輒欲飛去非謾語也頃月以來江海多警翁家距海瀕堇堇百里而近當必有枕戈之戚當此之會假令有若翁者杖鉞典軍事庸詎令臲卼若是耶今宇內豪傑壯者空衰衰者空老白日易下逝水不還將柰之何周生歸大興倉卒具書并以不珍之幣往聊展起居焉節序向寒惟厚衣裘慎朝夕引年逾百以副區

區之念至懷至懷

與張太谷同年

日者永康周生至金陵能言公治郡風采以為明燭幽隱威懾豪暴即旁郡猶畏之僕聞之喜甚丈夫生而應世大用則大施小用則小施此龍蛇之德聖人之學也風雷若會胡愁鱗角不九天哉往僕去京未幾何特乃公即徙官河南尋復有金華之役世故風蓬造物小兒誰能測其故哉君子委命絕悁忿之懷莊生所以喻虛舟靈均因之悟醉醒則五內不為槎

萬里不足致也公挾蓋代之能負匡濟之略竟當蹕厲効時用答群望僕度卒之靡有立不去安須乎闘之古昔金華山中隱有仙人甚衆公乘間可一求之苟得其術產異兒即無羨身歷三公也僕久不作猗蘭夢矣斯念固目罷之亦或其命爾也積抱如海傾瀉不可盡嗣當更具焉

與殷盧川憲使

去冬僕既至南中無幾何時而公即移守南陽矣南陽路雖通秦然驛使不由故書不得達南中風土非

北客所便礽侍僕之南中者居半歲輙病悉遣之歸吳越壤界僕既不能其吳公固北客又何以能越也語曰毋強人所不能越中風土恐公亦不便第強之耳越人稱公嚴察若神明奸人健訟私謀于室者累日月及造堂下乃公出片言破之于今獄無滯囚案無留牘死者並死念咎伏辜未嘗出一怨語僕聞之以為此東阿末節耳誠令執事君子肯引而置之内地授之銓衡要當必抑貪濁鋤佞諛挽靡靡之俗而還之古焉越客聽者咸以為然僕齒髮漸暮矣竟托

跡于筆硯蠹魚之閒不能爲公家効鉛刀之用亟須
吏之名恒脉脉思引去非不能其風土又非薄南中
散僻誠度卒之非囊中錐也越使便附訊起居并具
悃愫如此閒歳湖鴈北還思欲俱起未卜得遂所圖
不也

與姜蒙泉

近見邸報傳撫院蹶公以職欲留鎮浙西竟不果夫
不果者何也建官不惟其宜任事不惟其能徒筭資
級校歳月以魚貫待寵之法叙有位者胡患之能平

胡功之能立也思質王君諸所舉動稍能當鄙人意
然猶怪其左右顧不一念性也今平寇者譬之刺虎
虎茍得斃未有不傷指者也旣望勳名又防彈射安
得乎聞公與王君偕出入可持是語白之王君知鄙
人無他腸不以爲罪

與閻濯溪侍御

私計公得代當逼歲除故且稽走候乃公顧貽書見
懷豈以爲海內知己櫝鄙人亦固其一邪公按應天
董一歲而振刷補塞皆百年以來所未理者此非獨

僕私口効佞也蓋人人道之矣嘗與標山任太守語
將欲攬采風謠會稡群蹟理之而為文以贈公别尚
猶未能有頃當致之也送曆舍人云使車若發或待
開歲審爾則部中百姓又藉庇數月之福矣僕惟豪
傑當世貴有拔群之能遺俗之累若襲故常狥喜怒
以保爵位則得矣謂之持斧使者未也願公勿以介
于中藂百年萬里之氣二府事宜既就刻幸冀惠教
僕正欲收之也

與鄒一山

往僕過南陽南陽王推官以公之令為設醴甚厚當其特公去南陽已數日而僕始至度使使追謝不及罷之已而至許州遇三石君出所為贈公入楚之文視僕由是始獲睹公之素而盡識其大因念昔寓京舍徒持謁往来脩容容之交而未嘗究事實論情愫僕乃今拊膺恨之矣僕至南中既半歲而公復遷大梁大梁孔道書易通乃僕久之不以一言柢左右者非敢有怠忘也誠乃北客游南中甚不習其水土居常欝欝不病而病病之非病以故掃軌下楗人事都

絕烏雀行案筆硯塵積寸餘弗理此書所以未至也比歲既將暮南中蒸溽始銷賤體亦稍稍向平乃復理舊業移坐就案洗筆硯漬垢因問訊故人貽懷遠道會大梁使来于其還以書附焉居有頃且上書請告計返初服畢菽水之歡即若取道大梁當與公為沐館之晤期越宿之講不則徒慕焉矣

與吴自湖

得所遺書而僕再三讀則皆披胸臆道情愫亡有一飾語獨所推予僕者頗多溢情之譽不任之能聞其

言誠汗出遲遲下馬而及于踵也往僕少壯時嘗自以為拜一官必効一事不肯但已即不能立事且将奮距而馳翰墨之塗以窺作者之門斯兩者其素所期注也逮今晚暮矣精力日疲薾振之弗能前度至竟兩不可就遂並取棄之語曰舍兔追狐狐走而逋言俱失之也則僕乃似之矣南中風土非非客所便有頃且欲謁請去矣者幸得請當挐舟道維揚之界奉先儀聆嘉論慰夙昔之志焉

與吳兩池先生

初楨至南都則輙問太湖遠近将因太湖人問先生而太湖人宦南都者絶少弟聞太湖距安慶可百里僻在郡一隅不當孔道楨念即致書不得往且以須便圖之今郡傳錢生者嘗一入南都絶不言安慶城中士夫比玆再入相見楨乃嘆士夫歸田者之難守土官善虐柰何錢生乃言今安慶城中吳太守者顧為守土官所禮此固惟其人不専坐有司罪也楨聞之大驚詢其氏號則乃吾先生也當此之時楨汗淫淫下劇于灌注心悸骨銷徙倚而不寧私以為問錢

生晚自令今日及于罪安為之辭然古人有言我跡誠遠我心誠邇能亮之乎先生本太湖人今居安慶城中幾何歲矣往於獲嘉奉先生教至移日乃不言其居安慶何也自獲嘉別来歷十五春秋矣其後先生再遷轉徒以尺書通意圖覼末由從南都望安慶非遠然法不得往益令懟尤累重末之解脫耳具有不珍之幣在別札明省候之私焉今安慶士夫在南都者唯有錢參軍繼自令禎念一動則托參軍致之矣

與王柱峰給諫

去歲十月中南宗伯王公之使者至南中云其主人即且欲北上因附書儀申區區之忱不識能達之乎不也書言足下拜夕郎列近侍之司以賢者居此甚足明公道持是非非僕以通家故相奬重固人人稱之也書得達與不幸以示僕頃見邸傳以足下使西土西土乃故時少年游習知其邊事而又奉有家大人方略弓劍在茲行必當衆望為國家振紀綱顧江表羈孤不得持壺漿追隨里父老勞慰從者恨之恨

之往受令爲文至于今始上之據形若泼逗遛弟觀
篇中所具真有先日不敢道者坐而須時故淹而抵
今茲耳又謂鳳翁老師文章宗伯䏻諳操筆者之若
所貴言而中不罪言之晚也僕背親遠游瞻望西雲
懊不羽翼去今聞足下擁傳道出洛下展省覲之儀
鄙情益復忽忽動矣居有頃必圖决樊籠脫縶鎖奮
距踈身一朝而依華下供菽水之歡畢百年之願焉
非飾言也迨使車還時猶當及挽綏投轄傳半日之
娛人生會合不可常又難豫期聊此申之耳足下從

內出不敢問內事方今燕趙齊梁之間皆大饑盜賊
析而復萌討且安出僕即欲作山中人矣乃復謀是
誠誕固念時事孔勤則安枕靡由願足下察愚悃異
日者乃信山人之慮非過也

與陳子貞

不奉光儀再易伏臘懷戀豈可言世事人情不啻江
河以公所遭如此蓋可憤惜沉聞高卧涇濱遠跡城
府了與人事不蒙此幽貞之節谷口之風古人所貴
也功名之際進退浮沉四者所必有執事落羽九霄

更下重淵議者皆知非罪皆為咄嗟海沙若變珍寶自出不因知己為此佞説也頃来時變駭異身依詞垣如棲危木竊嘗興獨往之志乃屈之五斗猶養持愚徒增汗慄爾于以禆時華國樹尺寸之名微毛髮之愈楨非其人也疇昔朋侶漸逐萍梗矣稱引追憶有涕盈襟西風若便幸附消息

與王臣汝

別後即會　國家新置二相舊相又進位上相館閣故事咸有謁有賀隨例奔走連數日不休既又見逮

罪諸寮不能自理楨又軫狐兎之悲敬公之命恒存
胸臆然形勞于外神搖于中不能一就筆硯即文不
工張廣之不請此意將主人命日夜繞我屋不去每
出見輙伏地拜乞扶之不起復請告楊侍御侍御再
臨我屋為廣之言侍御雖知予非怠忽然念公之托
趣使早成楨于是強脫凡累日夜構思經四日始搦
筆卒稿會劉上舍又三至迫速乃出稿視上舍隨玩
弄以示廣之廣之喜躍謂頃刻即飛逝楨為文甚艱
澁每稿成必抹撥累日乃定要在盡力不苟耳矣廣

之求愈急乃頗施刪竄旋録紙上付與反命然其中書不合法序不按體繁簡先後緩急頭尾多所不理也凡誌墓久遠必信始傳詞有不當實者便更訂無嫌形迹大事舉有信期幸求相示天寒卧起𦍑塊望以千金自視不盡惓惓

與傅廣信傅太守

南征時楨且有春闈之役循例遠嫌不得出祖謁別又不能迅筆成章以將群公贈軒之意此罪負何可解我使至奉手教不一及文章事益深恐愧今不自

量勉劝論述畧記首末不欲諼醜令群公之初意終汩乃載之軸焉夫贈公之言甚易為又甚難為所謂易者真美實善不假緣飾傅言不厭多約言不厭少故曰易也所謂難者貌山水者不盡其高深圖騏駃者不盡其騰躍何者不可盡也今所序者見一二于什伯耳其弘懿遊造亦不可著也故曰難也蕪章經四五日始就使者趣急即以與歸不足以增光捭休秪以暴醜媒笑為知已羞耳自春到今時變駭人竊興謝去之念顧屈之五斗不自决絶所謂碌碌因人

者也書不盡意唯多贍思

與趙尋齋同年

前承惠關文所遣迎老親者得此即飛馳西矣不謂所遣者去未幾何而家書至老親偶感風濕左臂不仁此九月末所得疾也僕得書驚迷不知所裁乃于前月二十四日即上疏乞歸去矣方今結束直待報耳假令神祗福祐令老親復如初則自七十距百年特三十春秋耳未幾何時僕將扶筇杖侍朝夕白首家園足矣青雲翺翔專望足下遂扶摶也僕私揣征

期當在上旬末僕欲棄行李從二三徤奴先行期在十一二日摩老親之臂焉顧諸奴皆小弱不堪托行李願足下選遣力士三四人護行李至真定當更請地主求代者令力士還不識于法得不也旅枹適不平重以斯憂神爽飛越報迷不次唯亮在

與王蘇泉先生

在昔壬子之冬晉使有賫鄉録至南京者令忘其姓名曾附書幣中候能達之不也居無何楨乃歸關中栖在少華山下與人事絶遂不復能訊起居展殷勤

矣然時時思慕之顧客有訪楨于山下者因頗聞吾
師保釐之畧匡攘之槩楨輒望北風下拜焉以為
國家養士之日雖久得士雖衆然誠賴其力者甚稀
徼落落也楨觀世撫已度卒之安稗共以故依栖山
下誓白首終矣鷦鷯一枝竟亦各遂所圖而已公子
先生来楨出棘闈始知之然僅一再會輒别因具中
私白之左右焉明所為欵誠不嗣者實得罪然非敢
踈怠也唯財寮矜而恕之幸甚幸甚楨孱劣絶尤本
不講于文章之事乃今之受役弄筆硯與文士爭妍

所謂嫫母傅粉隣姬掩口者也愧之愧之

與趙壽齋同年

僕居山中一歲但日事逍遥游耳未嘗理筆硯也乃驅之受役而校士焉安可任乎録雖就亦莽莽告成事耳其策問所及率信手披寫多犯時忌言者猶如此之難况任事君子哉嘆息嘆息山人植性愚戇不能效婞婞態忤俗甚矣竟必旋反初服可也關中録尚未至至即覔便致之有懐如海未由面陳悵然悵然

與王柱峰給諫

頃者僕過洛陽時足下尚役在上黨未還也及度河次覃懷而懷州太守云足下且至僕乃留半日期一面之晤焉久之不至乃去僕居山中一歲餘既已成糜麃之性矣乃今翺翔霄漢與鵷鷺共侶殊愧其弗似也深岩豐草終有野心耳私計足下當以歲杪還省中湖海知已漸覺牢落懷抱莫可以披露語者甚若之所願夙戒駕人早登天路鄙人固日夜眄眄望之也

與江雲石司馬

發京時甚匆遽草卒不得取斯須之間請所為南圖者云何乃足下顧重施贈問萬之恒情鄙人自省無當也始鄙人得遷也本擬輙趣赴坐老親念家引車之西何悟途次頓留甚與意忤語曰行行多苦辛客子常畏人往徒誦之今躬嘗之矣日下憚暑不敢戒僕夫且淹吾土竢秋風至即先鴻鴈往矣僕又以行子快涼秋甚便如胡馬候邊何然幸有公在中調度徵發先期而具或可令勿犯也鄙人守在文墨今又

徙之樂土矣念未嘗不塞下慮也

與塗任齋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雖僕造過不甚數然公之性度淵涵足以鎮躁而化鄙僕私竊慕嚮之間一晤則輙累日戀不能休誠愧其弗及也今僕既渡江與公成各涯人矣萍梗世路後會焉圖悵怳悵怳四月中與諸君約共召僕于鳳臺之上其時僕感李白流落之故跡有愴然之懐焉期與諸君共賦之已而諸篇輙纍纍咸集矣而僕屬草藁未定會有家報前藁不

能復理罷之至今以為歎焉須僕抵家情事稍稍定猶欲理前藁致之也勝游佳侶寧可亡紀述哉方僕發南中特盖絶甚暑乃公不憚觸熱而祖之郊關此非有實契真交者不能眷眷若是也僕感之最甚卒送僕至淮非還南中附言申謝并具未畢之况如此云炎塗如灼行子不能前柰何恐公欲知僕所届又此白之耳

與瞿昆湖殿讀

今僕既渡江而徑歸關中矣天路自今朝欲與之斷

矣所以然者今三月中長女生十三歲而夭老親為
失愛孫悲苦特甚一月中再遣僮促僕歸誠之曰兒
棄官来慰我不可乎僕得報則遂乃治裝且欲掛冠
去而會有移官之檄至此甚便歸計於是遂行夫宦
海澨萍寄之末有涯涘引身而就山樊顧甚安穩何
不可我乃者鳳竹君語僕云足下亦且有茂陵之思
僕念既歸關中距吳下迢遠音訊不易通行次淮北
草卒布私若此亦所以為別也公子三數人意日益
長茂即此可以樂朝夕矣奈區區何乎言之憮然

與徐東園

自僕入南中得遨遊于東西二園之間私以為園翁多才其治事瑰奇若此而園翁禮士顧甚恭士大夫恒樂與之游則公子者即古所稱魏公子無忌者不能抗也假令公子壯歲時得佩符從事一効其能其勛業不可勝道矣乃令其空老白首懷奇而竟未之見豈非數哉頃僕壽翁文其中略具斯指識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僕今行次淮北望江南悠邈矣萍梗世路後會焉圖嘆恍嘆恍從吏還南中附此申謝殊

不盡十一也

與錢景山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久矣然月再過公每過未嘗不移日也此非以曹務清省而尚遨遊也念每往必有請益令僕發憤然之思及神情既洽又忘其身之在羈旅也今僕一渡江即成各涯人矣江上行雲人間宦跡均之無定物也執手何時感慨拂膺非飾言矣方僕發南中而且欲渡江也乃公不重車駕不憚炎暑至遠涉郊關而祖之江濆此其於眷離之念深矣及既渡

江幾圖作書明報謝之私然歷數處一莫可瑣縷者以故遷延而抵于今耳亦可以信行路之難矣唯亮在毋以為罪幸甚幸甚

與東南峰

春來適值京考使者久羈坐此迨乎春末始得畢命如願蓋委曲研磨乃後就也使還自能口悉無容煩贅頃聞公姊歸閻氏者即世骨肉之戚此為獨傷者毋聞之泣下不已誠有所感動也公家所出女往往聰頴曉事體能持門戶然多不永既死始知不可再

得先内子宰上之木已拱我今夢思猶及之閻氏子失此良佐何啻江河亡維楫我言之各有惻惻先内子既亡而二子又夭析歲月侵尋我年四十又加五矣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知撫念身跡歸思勃勃頑乃受縛纓組不得解免西望雲天時覺馳迷旅中情事使者久住具知之不更縷縷

小柬附

與孫伯泉

前臨我堂户會㑹避疾郊寺不值後歸舍疾益劇遂

絶謁揵户塊居今廿日餘矣病著下部隱處不便起立日在床几頃始漸向平康猶綿綿不題脫也不請公乞教坐此由也度必更攝半月乃任勞見客當引馬首造門吏申愫今惓惓未能也昨季泉兄過我尚帶青色未還本始其勸以節慎諸種可也智者明于壼堂之戒然奧隅之中尤須省惕言之近隶以公家知我也

與孫季泉

諸君造公約不以主人不至為輟食燕情可稱兩忘

矣且公嗣器禮賓甚謹諸公相聚嘆之亦不覺主人翁不到也公官秩尊重然勞頻與俱方我等傳觴把箸時則念伺候禁中者若矣斯言能中之乎是月多冗與公一晤無期今葺理頹舍作傭長計工食也仰之不可悉借抄書十冊附還

又

鄙作復更稿與前頻別容録奉覽削先此布告祈作難就觀者亦不甚駭而中心猶梗若負重趄家而未至者今作成始覺釋負明以付索者登軸矣今者尚

欲點定強從登軸處索稿囬諸公立竢求稿不可得

此間固我之苦亦彼之苦也不盡

與東南峯

積碌碌鄉居彌歲猥沾青愛濵行遡益孱餞發逈溢

常分郊關祖別情義愴然圖報無從秪切感誦耳正

月念後始抵京子影天涯親知寥落回思桑梓風物

黯黯神馳侍教未期日增鄙吝恐悚恐悚舍弟旋肅

啓附謝餘容嗣悉關雲嶽樹旦夕在目

又

赤水分岐到此遂成各涯回首北望遼不見華山㓲

方越江湖走萬里𢧐漸奔漸遠故舊日乖言念夙昔

可勝惆悵

司成遺翰卷之四

司成遺翰跋

先君子長杲亦臺所刻匪懈稿者已在數公刊行存

笥之後伊時方幸盡司成所未盡其厥後先君子南

遊於楚與仲父修撰君鄭簡往來謀有所梓而未逮

及今二十年矣余季父又從敝簏蠹腐之餘抉得

書牘若干首繕寫成帙間於庭會讌間撫帙示諸子

侄曰爾輩生也晚不知存笥之得有今日者已幾不

脫於塵埋煨燼中父兄在時每與予諱此事未嘗不

嘆息痛恨於昔人之用心也當予之身躬覩此躬其

之則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歟于是之弟受叔父諸昆之命慨然托梓人而永梨棗焉嗟〻余太史氏固百夫特萬人傑也文章紀忌血衞斬然使此集得繼存篇匪懈而再興者殆亦隋和豐城之不終秘于人間矣乎識者或諒其非阿私云爾旹

萬曆庚戌之季夏宗曾孫承祀謹題於風木園之朝

陽閣

跋司成遺稿後

先大司成以氣節文章雄視一代在著作之庭二十年海內聞人墨士得其片楮隻詞莫不寶藏而珍重之也以故其遺文傳於世者幾無剩韻殘音矣獨其書牘酬應之辭援筆而又所最長負亦勝其傳者焉庚寅之歲先方伯在楚藩曾寫書先太史於京邸裒其生平未盡行之遺稿今将而剞於郢中先太史遂發其書牘之藏

在晉中者謂是司成祖猶得予長氏之宗其
也亦漸其畫行於世石室抽書之暇詮訂已
將卒業會辛卯春夜作羅丈故不果而
先方伯之遂解組歸至己酉重陽之夕示
育孫 予下孫以茂莫至稹世緒兄弟侍家
季父摘夏館讌萬遺遠之趣偶述先世
遺事及於此歲慨撫生涯然有任居之
懷之易從誇請其意假圖壽之梓季父
重嘉其志亟命檢遺稿并操閒遂錄一

册子自編瘞而檢之剜以成我所以寶而未
甚之顧猶祖布而不盡之美剜成敎記其
始末如生云因是而益不能忘怡嘆於昔
今好自習成詩云且五十餘年我王氏升沉興
廢之故不知幾變滄桑矣而所謂不絕如
因自吉也中原來莽雅義惆然君子首教
詒我孫子後世不可作奇念昔先人能無
惕然於夙夜也耶
萬曆庚戌季夏朔望前二日宗曾孫守祿敬

稽首拜書於松門石室

弟泉祚拜手謹之

跋

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大司成親於其身不祀忽諸則流風餘韻今尚有存者乎之龔之先考先大司成存笥稿章傳於大宗伯孫氏宗伯公得以遂傳司成文者則以先王考之力此其說甚長先司成絕世於宗系則先王考為二世先考為三世追之于四世耳之方蒙所聞諸先考追憶先司成衣冠步武嚬笑之容與先王考父子更相師友之愛洎悲悅今昔存殁感衰

之感言猶在耳頓成隔世抱痛終天攀號何逮故取先司成遺書二種梓以撫存其用以存君子之澤者與亦庶海內人士知蒙猶王謝門中子弟耳然王謝門中佳子弟人望而知之孫不肖尚賴先人之餘澤以受知於人邪愧矣愧矣

萬曆龍飛之三十八祀歲次於上章閹茂六月之望宗曾孫承之稽首敬書於末簡